

试论许浑七言律诗的艺术价值

李 丹

许浑，字用晦，是晚唐时期一位比较有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特别是他的七言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整练工致、风格清新，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比较好。宋代范晞文《对床夜语》云：“李、杜之后，七律当学者，惟许浑而已。”虽未免偏颇，但许浑七律有着一定的成就却是无疑的。

首先，在七律至“中晚而始备”^①的过程中，生活在晚唐早期的许浑对七律形式的发展，作出了他自己独特的贡献。明代胡应麟《诗薮》云：“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变也，……，许浑、刘沧角猎俳偶，时作拗体，又一变也。”就明确指出了许浑在七律艺术发展上的贡献即拗体和俳偶。

第一，拗体。许浑七律，在通篇平仄音调和諧中，颌联往往拗第三、五字，于平整中微见跌宕，成为拗律格式中的一种。《和友人送僧归桂州灵岩寺》这首七律是仄起平收式，颌联的平仄格式应该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现在出句：“碧云千里暮愁合”，的第五字“暮”应平而仄，对句“白雪一声春思长。”的第三字“一”应平而仄，于是对句的第五字“春”应仄用平，既救本句的“一”字，又救出句的“暮”字。“中唐以后，则许浑、赵嘏辈创为一种以第三第五字平仄互易，……别有击撞波折之妙。”^②许浑的拗体得力于他在七律声调上的创新——许丁卯句法^③，即双句对救法。这种句法是指一联中，着重在第五字上，若有不合律，必相对救。如《南亭夜坐贻开元禅定二道者》一诗，虽不是许诗的代表作，于许丁卯句法却颇有代表性。一、二句“暮暮焚香何处宿，西岩一室映疏藤。”完全合律；第三句“光阴难驻迹如客”中，第三字“难”应仄而平，第五字“迹”便应平而仄，这是本句借还之法；第四句“寒暑不惊心似僧”第三字“不”应平而仄，第五字“心”便应仄而平。这两句从平仄对偶规律而言，恰好彼此相救，第四句第三字“不”以应平而仄救了第三句第三字“难”应仄而平，第四句第五字救了第三句第五字；五六句“高树有风闻夜磬，远山无月见秋灯。”中，“闻”、“见”二字本合律格，可置不论，第三字之“有”、“无”对救；第七句“身闲境静日为乐”的“日”与第八句“若问其余非我能”的“非”都是平仄律较严的关键，但又恰恰相反，并不在本句对救，这就是因七句之“境静”与八句之“其余”平仄都合律格，不必变动。可知所谓许丁卯句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只重平起句中一句的第五字，偶不合律，必与对句相救。这种句法在律诗中，不但不起破坏作用，相反却起了辅助作用，使律格整齐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整齐，抑与扬交替变化，因而律格历久常新、富有生命力，且声调协调，利于表达复杂跌宕的感情，增添艺术的力量。

许丁卯句法在许浑七律中，尤其是颌联，随时可见，如“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便以“春”这个平声字救了“暮”、“雪”两个仄声字；“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对句“风”这个平声字既对句救了“日”，又本句救了“欲”，“欲”又与“初”相对救，这样以一处之拗救了两处之拗，使声调协调，利于表达“山雨欲来”这一细微的自然界的变化，作品便有了跌宕之势。在唐人时，许丁卯句法就已著名。晚唐诗人赵嘏《长安秋望》中颌联“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以“人”这个平声救了“雁”、“一”两个仄声字，就运用了这种句法；杜牧诗有的句子，如“蒲根水暖雁初浴，梅径香寒蜂未知”④，“歌声袅袅彻清夜，月色娟娟当翠楼”（《南楼夜》）也是平起句第五字互相对救，运用了这种句法。

音韵是古今体诗的基石，可七律声调只有四种，少有变动，但在许浑之前，杜甫律诗便“好作拗体”⑤如《白帝城最高楼》一诗，只要我们将它同正格的律诗相比就会发现，这首诗的平仄和一般通用的律诗的平仄差异很大。除了第三句“峡坼云霾龙虎卧”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是合乎律格的外，其余七句全不符合，特别是第二、四、六句，末三字皆平声，尤为律诗所忌，这是杜甫为表达他的思想而不落前人窠臼之处——以拗怒的音节表达自己激楚难平的心绪，以平缓的音节缓和自己愤怒的心情。但这远远不够，只有音韵的革命，诗歌才有全新的发展。正如黑格尔所要求诗人的“在整齐一律毫无变化呆板复现的音步之中，放进一种联系和一种较活跃的生气”（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许浑对七律固定的四种声调进行了变动，增加了七律声调的种类，以声调波峭圆稳取胜，发展了七律。和杜甫的拗体格律不同，许浑七律从未有不合律处，凡拗处都要对救，既继承了杜甫七律变化的神理，而又涤除了七律诗体中的古诗风味，使律体更能呈现出自身的独特的风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因而许浑的七律既有拗峭，又很圆稳，为他七律工稳整密的风格打下了基础。如他的《将度固城湖阻风夜泊永阳戍》等，按照规定的平仄谱，都是合律的，凡不合律处必然拗救。所以清代李重华说：“拗体律诗亦有古近之别，如杜老‘玉山草堂’一派，黄山谷纯用此体，竟是古体音节，但式样仍是律耳。如‘二月一日’等类。许丁卯最善此种，每一首有一定章法，每句有一定字法，乃拗体中另自成律，不许凌乱下笔。”⑥清王士禛《分甘余话》也说：“唐人拗体律诗有两种，其一苍莽历落中自成音节，如杜老‘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诸篇是也；其一出句拗第几字，则偶句亦拗第几字，抑扬抗坠，读之如一片宫商，如许浑之‘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也。”他们的话说出了唐代七言拗律在两个不同阶段上的发展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许浑拗律是律体既定以后的变格，是对杜甫拗体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对偶。许浑律诗的对偶，最为人所称道。“开成以降，则有杜牧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对偶”⑦，“许浑、李商隐对偶精密”⑧许浑的对偶，与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的诗一并被誉为代表晚唐文学的优秀作品。

律诗体制是半骈半散，中间两联要求对仗，所有名词、动词、虚词、形容词等各以其类两两对仗，体现了文字语法上一种和谐对称，严整规范、错落有致的空间形式美。律诗中的警句，大都是律诗中对仗精工，意境深隽的句子。对仗使诗歌整齐和谐，在内容表达上有互相补充，扩大诗歌意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效果。

许浑七律的对偶，首先是工切整练并隐然含情。将几种或几组各自独立的自然物象枚举

出来，排列在既定的格律形式中，以形成相互对比映衬的空间图式，描写自然景物而且在自然景物中移入了作者的感情，不是单纯描写。象著名对句“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春思长”，“山径晚云收猎网，水门凉月挂渔竿”（《村舍其二》）等，就明显地具有这一特点。上联对句“碧云”对“白雪”，都是自然气候类，而“碧”与“白”皆颜色；“千里”对“一声”，数量词相对；“暮愁”对“春思”，“暮”与“春”皆时令，“愁”与“思”皆人情；“合”对“长”，皆形容词，整联无一字不对，备极工切，整个对句有声有色，表达依依别离之情，结构匀称、自然。而上下两句两种色彩的配合，就形成了色彩感既明朗又丰富的绘画世界。下联“山”对“水”，“径”对“门”，“云”对“月”，“猎网”对“渔竿”，皆为名词成对；“晚”对“凉”，形容词为对；“收”对“挂”，动词为对，这不仅十分工整匀称，而且刻划景物异常生动，俨然是一幅淡远闲适的村居野趣图，读之韵味绵长。象这样精工自然的对偶句在许浑七律中很多，如“龙归晓洞云犹湿，麝过春山草自香”（《题裨处士山居》）“风随玉辇笙歌渺，云卷珠帘剑佩高”（《骊山》）等皆是。其次，许浑七律“对皆工切，语皆衬贴”④，十分细致，甚至细微到以典对典，以汉人语对汉人语，梵语对梵语的地步，象“仙骨本微灵鹤远，法心潜动毒龙惊”（《闻释子栖云欲奉道因寄》）就是用佛典、梵语相对的典型例证。再次，许浑七律的对偶在句法上亦颇讲究，大都采用上四下三、或二二三、或四一二式，节奏平稳、舒缓，和作者恬淡闲适略带愁味的心情相合拍。

由于许浑平生经历的缘故，他的七律多写景之作，而律中对偶也就多写景名句，且大多有声有色，情景并茂。这些对偶句或以豪壮雄浑出色，如“山翠万重当槛出，水光千里抱城来”（《晨起白云楼寄龙兴江淮上人兼呈窦秀才》）用对偶形式大笔勾画雄阔苍茫的自然景色，精炼豪壮，其中“当”、“抱”这两个拟人化的动词，变死景为活景，使浩茫无际的沉静中有一抹飞动的意趣，显出一种阔大的气魄；或以委婉清丽见长，如“兰叶露光秋月上，芦花风起夜潮来”（《游钱塘青山李隐居西斋》），只见兰叶上露珠发光，就知道秋月上升了，听到芦花中一阵风起，就知道是夜潮来了，有声有色，把秀丽与雄壮两种对立的景致融合起来，扩大了诗歌的空间容量，别具风格；或写景述怀，如“青山有雪谿松性，碧落无云称鹤心”（《寄殷尧藩》），通过拟人夸张的手法，把雪、云、松、鹤等自然景物赋予人的意志，栩栩如生、神态活跃，境界高逸，是高度提炼隽永的佳句；或借景咏史，如“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咸阳城西晚眺》）“鸦噪暮云归古堞，雁迷寒雨下空壕。”（《故洛城》），以历史遗迹之衰景，抒写社会兴衰的变化。总之，许浑七言律诗的对偶句所表达的内容是丰富的，特别注重内心情绪的传达。

与同时代诗人李商隐相比，二人七律的对偶句有共同处，那就是都具有精密工整的特点。在句法形式上，不仅句对、词组对、字对，而且意对，因而整首诗往往多组成工对。但不同的是许浑对偶多写景，往往一联事对，一联景对，如“楚客病时无鵙鸟，越乡归处有鲈鱼。潮生水郭蒹葭响，雨过山城橘柚疏”（《赠籍兵曹先辈》），前一联用事，后一联写景。而李商隐七律则不同，往往多事对，即把可资印证的事物典故并列成对，且两联都用事对；如“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马嵬》）两联都用事用典，显得更为典雅。许浑七律的对偶多用实词，“山馆日斜暄鸟雀，石潭波动戏鱼龙”（《寄题华严寺秀才院》），描绘两幅画面，让人去体味作者宁静的心境，全用实词描绘；而李商隐则爱用虚词，使诗意回环往复，“已断燕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赠

刘司户黄》），通过“已”和“更”的一先一后的连续方式，表现了厄运的重复。“巧啖岂能本无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流莺》），“岂能”，“未必”预示着希望和绝望，表现了痛苦的心理。许浑对偶少有比兴，多采用直接抒写的形式，如“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苍苍半绿苔”（《题四皓庙》），“贫后始知为吏拙，病来还喜识人疏。”（《姑孰官舍》），故比较质朴，清浅易懂；李商隐七律对偶则比兴多，尤其是他的无题诗，更是托物寓情，寄托遥深，“但须鸞鷟巢阿阁，岂假鸱鸢在泮林”（《陪师东》），以“鸞鷟”指贤人正派，“鸱鸢”指小人奸党，所以李商隐对偶句往往曲折隐晦难以索解。许浑七律对偶句不仅上下句意思重复者较多，如：“三千客里宁无义，五百人中必有恩”（《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笙歌暗写终年恨，台榭潜消尽日忧”（《酬钱汝州》），前后两句意思就颇近似，而且一诗与另一诗的句式句意相同的亦不少，如“因过石城先访戴，欲朝金阙暂依刘”（《酬和杜侍御》）与“花前更谢依刘客，雪后空怀访戴人”（《郊居春日有怀府中诸公并柬王兵曹》），甚至两诗对偶完全相同的，如“江村夜涨浮天水，泽国秋生动地风”同时见于《汉水伤稼》和《酬郭少府先奉使巡潞见寄呈裴明府》二诗。“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春思长。”同时见于《和浙西从事刘三复送僧南归》与《和友人送僧归桂州灵岩寺》二诗。此外用典重复之处亦不少，如庾楼、相如等在许浑七律句中屡见不鲜。前人批评许浑诗“格卑”，即指此而言，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李商隐七律却并不如此，一联两句大都一句一意，且寓意深刻，含蓄有味，如“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无题》），隐寓着冲破封建礼教樊笼的积极意义，前后两句的意义亦不相同，再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无题》）亦是如此。

第三，结构。许浑七律精工整密，结构严谨。胡震亨说：“整密若丁卯”，这个评语很中肯綮。

许浑七律结构精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格律和对偶。许浑七律该平则平，该仄则仄，偶有不合，也要相救，这在前面已经论及。二是章法，即诗歌的谋篇布局。许浑七律是很讲究谋篇布局的。首句多以入韵为主，起笔或由眼前之景、身边之事写起，或开门见山、直接入题。中间两联或同时写景，如《金陵怀古》、《凌敲台》，《姑苏怀古》、《咸阳城西门晚眺》，《别刘秀才》、《送张尊师归洞庭》等；或一联景语、一联情语、事语，如《沧浪峡》、《怀旧居》、《春日郊园戏赠杨殿评事》等，少有两联皆是情语或事语的，这与李商隐七律中两联多用典不同（如《锦瑟》、《井络》）。但无论景语、情语、事语，皆照应首联，尾联往往多含深意，暗用议论，带有点题或概括前文的意思，这就使得许浑七律整首诗工细而整密。如《鹤林寺中秋夜玩月》，首联写待月和月之明，切入题。采用侧面烘托手法。颌联补写题中中秋，以别于他月之望。颈联写月西移，尾联写出作者怜惜之情，时光流失，好景不长。全诗八句极有层次，前四句写待，后四句写惜，待在惜之前，惜在正当天后。五六句采用倒笔法，先写渐移，使人心惊；后写犹挂，使人心慰。这一倒一挂，便觉灵气生动，意味无穷。诗意境清凉，从中流出淡淡的哀愁，结构确有整密精练的特点。

其次，许浑七律的艺术风格。一个诗人的艺术风格，是他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和艺术特点相对稳定的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始终有一个主调，把握住这个主调，也就认识了诗人的艺术风格的主体。

许浑七律，“清奇”是其艺术风格的主调。韦庄《题许浑诗卷》中说道：“江南才子许

浑诗，字字清新句句奇。”《诗史》对许浑诗的思想意义不无誉议，但也认为许浑诗清新奇妙。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把许浑列为“清奇雅正”一派，可见许浑当时的人就已经看出许浑诗歌的这一风格了。

所谓“清奇”即清新奇妙。司空图《诗品》在“清奇”一目中说：“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屐寻幽。载人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澹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前六句说明清奇之状，后六句说明清奇之神。不难看出，所谓“清奇”，实际上是指境界深幽，色彩淡丽，气氛爽肃，声调悠扬，情致疏放。许浑七律恰恰也就具有这些特点。

许浑七律的“清奇”首先表现在构思立意的淡泊宁静上。晚唐时期，科举失意和仕途蹭蹬的苦闷，是当时文人的普遍心理。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将许多文人卷入矛盾斗争的旋涡，有些文人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株连和斥逐，有的则空有一番抱负，奔波劳累，毫无作用。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困窘，种种痛苦和不幸，使一般文人厌恶和逃避现实的倾向大大增加，对于这种仕途凄苦、人世寂寞的情怀，许浑也有较深体验。受人驱使，疲于奔命的行役之苦，激起了他早日归去的情思，出仕的兴趣亦渐趋淡薄，他倾慕前代隐士如陶渊明等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与现实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故田园山水的美好，佛教思想的深入，成为他淡泊宁静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他自己又因为缺乏远大的理想和阔大的胸襟，自小体弱多病，力不从心，面对复杂尖锐的斗争，意志消沉，但又不愿同流合污，这就只能选择韬光遁隐的道路。因而，他的七律构思立意多以淡泊宁静的生活为基础，如《村舍》二首，都描写自耕自种，自猎自渔，合家欢乐，棋朋酒友相聚，虽清贫却闲适的归隐生活，俨然与世隔绝一般，的确显示出一种与世无争的淡泊心境和远离尘世的宁静环境，这类作品在许浑七律中还很多。如“昔日未知方外乐、暮年初信梦中忙。”（《沧浪峡》）“往事只应随梦里，劳生何处是闲时”（《旅怀作》）。“身闲境静日为乐，若问其余非我能。”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许浑七律“清奇”的艺术风格也表现在对诗歌题材的选材上。创作个性不同的作家，他们的个性也常常表现在对客观现实的某一方面的特别喜爱，特别敏感，对它具有特别的观察和摄取能力。许浑也是这样。和淡泊宁静思想感情的特有色调相适应，许浑七律在题材上注重内心情绪的传达，其选材范围、描写对象，都能体现他淡泊宁静的思想感情，而偏于描写自然界的静寂境界，从而透露出清新气息。所谓“烟云风鸟之思，形容揉弄亦已尽华态”（徐献忠、唐诗品）。首先，许浑七律好用松、竹、柳、花草、鹤、蜂、鸟、鱼、雪等凝聚着人们的精神品质的优美自然景物。如“柳絮拥堤添衲软，松花浮水注瓶香。”（《和友人送僧归桂州灵岩寺》），“晴攀翠竹题诗滑，秋摘黄花酿酒浓。山馆日斜喧鸟雀，石潭波动戏鱼龙。”（《寄题华严韦秀才院》）“青山有雪松当涧，碧落无云鹤出笼。”（《送张厚浙东谒丁常侍》）等皆是，这些具有坚贞清淑之质的景物构成了幽冷静穆的画面。读者通过领略这些景物的自然纯真之美，从而体味到作者淡泊宁静的思想感情，得到清新淡远的美感享受。其次，许浑喜欢用“水”以及与水相关的雪、霜、露、溪、泉等自然景物。如“泉声呜咽绕官墙”（《经古行宫》），“黔江水暖还曾饮”（《归长安》），“红树生寒啼晓霜”（《和常秀才寄简归州郑使君借猿》），“清露已凋秦塞柳”（《卧病》）等诗句，这在许浑七律中触目皆是，这微露轻霜、细雨小波、潺潺流水，衬托出的环境气氛幽静恬美，使全诗散发出清凉气息，沁人心脾，无疑给人一种清新奇特的美感享受。许浑在他的七律诗作中还喜好用刻溪反

棹，子晋成仙、秋风鲙脍等这样一些为人所熟知的隐逸典故；爱写陶渊明、张仲蔚、商山四皓、渔翁、隐士、佛僧等出世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很任真、喜爱宁静的环境，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些典故和人物给他七律诗作幽深境界的形成增添了意蕴，迫人联想，从中获得清淡自然的美感享受。总之，许浑七律的描写对象，无论是人、是物、是景、是典，大多是幽深孤寂、失意落魄而又洁身自爱的。如咏物诗《残雪》就取材清雅、诗境清幽，残雪的形象本身就含有失意落魄、不为人赏识的意蕴，它一旦与作者心中郁积已久的独特情感遇合，就发生了形象思维的飞跃，成为了一种具体的情感和人物景象，熔铸成了新鲜的艺术境界，形成了清奇的艺术意境。

许浑七律的“清奇”风格还表现在描写手法上。诗人善于运用芳草美人的象征手法，表明自己欲挣脱尘世网罗，向往淡泊宁静的生活以及自己不与尘世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这使他的诗更加含蓄蕴藉。试看《郑侍御厅玩鹤》一诗，借咏鹤来抒发自己的志向，写鹤实际上是写自己、寄托象征是十分明显的。前四句写鹤飞的雄姿，一只孤鹤从碧天飞舞而下，越过金阁瑶池，冲决一切网罗、鸣声震动岩石，双翅振风响树；凌波越岸，孤影如雪，这是一个威武雄壮但却孤独寂寞的逍遥者的形象。后四句写鹤情的高洁，这只鹤曾直冲云霄、远去缙山，然后归回辽海，渡过了许多岁月；它展开双翅振翼高飞便能鹏程万里，但终归还是呆在树林里栖稳最为安全。通篇采用象征手法，表现了作者消极避世、洁身自好的思想。这首诗也显示出一种清雅平淡的韵味。此外，许浑诗中的松、桂、柳、竹等艺术形象，无一不具有象征、寄托的意义，体现出清奇的风格来。

许浑善于通过景物描写显示出“清奇”的特点。许浑喜欢在自己的诗中写景，且善于写景，他的七律诗中，几乎每一首都带有写景的部分。在诗人笔下，景物都注入了自己的感情。由于诗人的感情淡泊宁静，故其诗作中的景物描写亦往往显示出淡泊宁静的特征。有的静谧淡雅、朴实无华，有的声容宛丽、气韵生动；有的景象逼真、细致幽美，都能给人清爽流利的感受，为诗歌意境的清新奇妙奠定了基础。许浑七律写景常采用寓动于静，以动衬静、动静结合而又归之于静的方法，显示出和谐恬淡的美而又有流动的意趣。如“风卷翠帘琴自响，露凝朱阁簟先凉”（《病间寄郡中文士》），“日落远波惊宿雁，风吹轻浪起眠鸥”（《郊园秋日寄洛中友人》）描绘短时间内的某种动态，表现出诗人刹那间消除妄念，心境入静时对大自然的特殊感受。细致的体物契合作者淡泊的精神，因而这些诗句给人一种温润清凉，闲适淡远的感受。许浑七律写景时还善于捕捉细微的不为人注意的平常之景，进行工笔描绘，收到了“状物生动”、“乃为活景”（《古诗评选》卷五）的艺术效果。如“高树有风闻夜磬，远山无月见秋灯”（《南亭夜坐贻开元禅定二道者》）“一声溪鸟暗云散，万片野花流水香”（《沧浪峡》）“灯照水莹千点灭，棹惊雁雁一行斜。”（《别刘秀才》）等等。这些诗句纹理细腻，色泽丰腴，含而不露，宛而多姿，给人以生动形象的美感享受。许浑七律“清奇”的风格是通过语言体现的。将抒情、写景、议论融于一体，以平淡朴素的语言，表达内心清静闲适，而略带悲愁的感情，创造清新隽永的意境，这是许浑七律语言的一个特征。如《经古行宫》，首联极状当年华清宫的富丽堂皇，颌联笔锋一转，转写宫内的孤寂清冷，紧接着颈联以荒疏的环境气氛描写，与首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诗人经过顿挫开阖，抑扬有致的描述，到尾联则点出了深意。借着古行宫的变化，抒发了他对昏君误国的慨叹。“先皇”一句含蓄地透露了诗人思想深处的底蕴，启人深思，耐人咀嚼。前三联皆写景，写景中含

有抒情。最后一联则是议论，然议论是在前面写景的基础上进行的，议论中含情，全诗情景、议论融于一体，诗意清新而又余味无穷。爽朗明快，精工细致而富有平淡朴实的色彩，这是许浑七律语言的又一个特色。如“寒树雪晴红艳吐，远山晴晓翠光来。”（《题陆侍御林亭》）“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苍苍半绿苔”（《题四皓庙》）等。从语言表达中透露出清新的气息。

“清奇”风格无疑是许浑诗歌风格的主调，但由于诗人主观感情的丰富复杂，诗歌题材的多种多样，艺术手法的不同形式和写作时期的前后差异，无可讳言，许浑七律的风格，在“清奇”的主调外，还有着其它不同的风格。如他的怀古诗，就有着一一种境界雄浑，气象壮阔的特点，如《汴河亭》，通过想象和夸张就把炀帝东游的赫赫声势、巍巍壮观和豪华盛况活灵活現地刻划出来，气势雄伟。尾联议论，以古喻今，讽刺意义十分明显。此外如《秋日早朝》的清朗朗润，《给李给事旧居》的凄凉沉郁，《题灵山寺行坚师院》的清新俊逸，《伤故湖州李郎中》，《哭杨攀处士》的深情哀惋，亦十分明显。可见诗人七律的风格在主调之外也是多种多样的。

注释：

- ①袁枚《随园诗话》
- ②赵翼《瓯北诗话》
- ③方回《拗字类小序》，见《瀛奎律髓》卷25。
- ④杜牧《初春雨中舟次和舟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
- ⑤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
- ⑥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 ⑦高棅《唐诗品汇·总叙》。
- ⑧高棅《唐诗品汇·五律叙目》。
- ⑨许学夷《诗源变体》。

·学术动态·

首届国际赋学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

经国家教委批准，我校与山东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的首届国际赋学学术讨论会经过一年的筹备，于1990年10月15日在济南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波特兰大学、日本福冈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40余所中外高等院校55名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我校教师万光治、邓元熿、刘朝谦向会议提交了专著一部，论文三篇。这次会议的最大特点是，赋文学研究、讨论的重点从汉赋延伸到唐宋以后，从作家作品的局部考查扩大到文学现象的整体观照。会上，中外学者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得以充分交流，海外赋学研究的地位和成就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会议于10月19日圆满结束。山东大学《文史哲》出版了“首届国际赋学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科研处）